

民國七十一年五月

朱熹傳記

朱熹思想

資料之三

精一冊 美金十六元

發行人：

朱 傳 譽

兼主編：

出版者：天一出版社

社址：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六號三樓

電話：三〇一二八七三

郵撥：一〇一 二 四 七

信箱：七 二 一 二 九 號

登記證：新聞局版台業字第〇〇五一號

編輯凡例

- 一、一至六輯傳記資料所收人物，多為近代及現代人物。由於讀者建議，似應擴及古代，供研究中國古典、文學、歷史、哲學之學者參考。第七輯：中國古典小說戲劇家專輯所收人物遠溯晉唐，下及明清，咸認有助於中國古典小說戲劇之研究。現續推出第八、九、十輯。大致第八輯為晉唐，收陶淵明、王維、白居易、李白等 13 人。第九輯收後唐李煜及宋代王安石、陸游、歐陽修、蘇軾等 15 人。第十輯收元代元好問及明清鄭板橋、王陽明、袁宏道、顧炎武等 7 人。
- 二、第八輯編 122 冊，第九輯編 84 冊，第十輯 56 冊，合共 262 冊。各輯資料內容仍以報刊為主，兼及文集、論叢、絕版書或尚未發表及出版之學位論文，研究報告。惟如涉及專門，則僅提供序目等線索。原稿或原著研究者，如有需要，亦可來函連絡本社複印提供。
- 三、報刊資料部份多由出版商或作者自行輯為文集論叢出版，徵集工作不免重複。決自十輯以後一律以報刊為對象，論文及文集、論叢等列為參考書目，供研究者參考。俾可節省人力、物力及時間。
- 四、此類工作通常由圖書館或基金會支持。近一兩年來，本社因經費困難，速度因而大減。除擬改組為財團法人，徵募經費外，並考慮發行微片（Microfiche）以利圖書館度藏。
- 五、八、九、十輯資料大體收至 1980 年為止，俟有餘力當進行續編，供研究者參考。
- 六、為供私人購買，每一個人按生平傳記、學術研究、其他、著作等標題分類，輯為專冊。讀者可依標題內容分別選購，不必全購，浪費財力。如購全輯自即日起，可按九折優待。

朱熹 傳記資料之三

編號	篇	名	作	者	資	料	來	源	頁次
朱熹思想									
1	大儒朱晦庵的名分論	駱志伊	中央日報	10版	70.6	台北			1
2	朱熹哲學	馮君	中國哲學思想論 集(宋明篇)		65.8	台北市牧童出 版社			2
3	朱熹之綜合學說	陳鐘凡	兩宋思想述評第 十二章		66.3	台北市華世出 版社			14
4	朱子における「形而上・形 而下」の概念に就いて	望月高明	二松學會大學人 文論叢12輯		西紀1977年10	日本			40
5	朱子與退溪的窮理思想	戴璉璋	鵝湖5卷6期		68.12	台北			46
6	朱子論仁	王愷松	師大學報24		68.6	台北			50
7	朱子論陰陽	王愷松	師大國文學報8期		68.6	台北			64
8	朱子以大學爲定本的義理規 模	蔡仁厚	華學月刊93期		68.9	台北			72

大儒朱晦庵的名分論

駱志伊

朱熹，字元晦，原籍安徽婺源，生於福建尤溪。初居崇安，築書院於武夷山，榜曰「紫陽」。晚寓延平，建室於道山，號曰「晦庵」。故後人稱其為晦庵先生。集理學之大成，致廣大，盡精微，去短集長，綜羅百代，是南宋的大思想家，大學者，大教育家。自元、明、清以來，一般入稱爲朱子而不名，又人之尊崇，僅次於孔子和孟子。他自幼聰明穎異，父親家公，以名賢士出身，力持清議，故爲奸相秦檜所排擠，無奈棄官歸隱教子。晦庵十八歲考上晉士，從此宦海浮沉，政治生涯，不其得意。時人稱其安貧樂道，廉退可風。其一生精力盡萃於學術研究（著作極多，後人輯其總目及有關著作，得八十一種），和教授生徒（門人可考者五百三十餘人）。著述宏富，講學功深，其學對國家民族最大之貢獻也在此。

晦庵論史，是繼承孔子春秋筆削之大義。關於史學著作，有黃伯通《綱目》（簡稱《綱目》）五十九卷，書中凡例，乃晦庵親手所撰訂。綱目皆門人依據晦庵指示而作。此通鑑綱目，是根據司馬光的資治通鑑，依照孔子的春秋筆法，對歷代事跡加以褒貶，其中以明大義，正名分，及激發排外思想，力圖復興民族爲旨歸。

晦庵雖然根據司馬光的資治通鑑，約爲成通鑑綱目，但對於歷史的看法和司馬光不盡相同。就大義名分言之，司馬光關於三國的歷史，以魏爲正統。晦庵則以蜀爲正統。司馬光爲北宋時人，北宋由宋太祖趙匡胤一統天下，若上溯歷史演變過程，三國之後，一統天下者爲晉，若不以受通鑑之魏爲正統，則宋太祖陳橋兵變，黃袍加身，也不能說是正統的天子，北宋也不能說是正統的王朝。司馬光以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之立論，以魏能統一天下，支配中原，故以魏爲正統。但晦庵爲南宋時人，當時中原有廣大土地爲金人所佔和支配。若以魏佔和支配中原之理由而以魏爲正統，則金人佔中原，南宋不能謂爲正統王朝，故去魏而宋王朝爲正統，僅以蜀王朝爲正統乃同一理由也。

晦庵生當南宋國勢頹頹，外患日亟，金兵鐵蹄壓境蹂躪，故國萬里遺跡，千里爲墟，偏安一隅，生民流離失所，苦不堪言，故不得不不在通鑑綱目揭揚排外思想，力圖重振民族精神，以抵禦外侮。

晦庵與司馬光對歷史觀點，與歷史之議論，恰成相反，乃自然之趨勢，亦在彙中之事也。然而二人之道學文章，均有足跡，均可名世，同爲道學中人，守道之堅則宗晦庵，按晦庵後夫文天祥爲崖門守門人，守道之堅則宗晦庵，按晦庵後七十七歲而卒，崖門之文天祥知其不可而爲，起兵勤王，臨難不屈，以圖興復，抗戰三年，幾斷陽面敗殘局，不以成

勝利動其心。「願持一寸丹，萬入青琅玕。」終於百折不回，勇往成仁取義。此可謂一脈相承，薪火相傳，受晦庵精神之感召，有以致之。

晦庵在學術上的最大成就，爲將自古以來之學說，匯聚爲一爐，鑄成一片，以立自家之說，可謂真正做到重修儒家學說，上可媲美至聖先師孔子之集大成。日本大漢學家宇野哲人說：「朱子偉大之點實爲集大成。總之，由於博學多識之點觀之，實爲古今未有之一大人物，其及於天下後世之影響尤大。而其及於我日本影響亦甚大，誠不待言。」旨哉斯言。

晦庵當時力主與北虜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，非戰無以復仇，非守無以制勝。其言斥和議謂：「內拂吾民忠義之心，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。」其心情之沉痛激烈，灼然可見。故今日吾人對晦庵之名分論殊有留意之價值，不容不重視也。



一五九期

朱熹哲學

馮 君

一 理，太極

朱子之形上學，係以周濂溪之太極圖說為骨幹，而以康節所講之數，橫渠所說之氣，及程氏兄弟所說形上形下及理氣之分融合之；故朱子之學，可謂集其以前理學家之大成也。關於形上之道與形下之器之分，朱子云：

“凡有形象者，即器也；所以為是器之理者，則道也。”（與陸子靜書，文集卷三十六）

所謂道，即指抽象的原理或概念；所謂器，即指具體的事物。故朱子云：

“形而上者，無形無影是此理，形而下者，有情有狀是此器”（語類卷九十五）

又云：

“無極而太極，不是說有個事物，光輝輝地在那裏。當初皆無一物，只有此理而已。……惟其理有許多，故物有許多。”（語類卷九十四）

以現在哲學中之術語言之，則所謂形而上者，超時空而潛存（Sub-sist）者也；所謂形而下者，在時空而存在（Exist）者也。超時空

者，無形象可見。故所謂太極，“不是說有個事物光輝輝地在那裡。此所謂“無極而太極”也。朱子云：“無極而太極，只是說無形而有理。”（語類卷九十四）

“惟其理有許多，故物有許多。”無此理則不能有此物也。

朱子云：

“做出那事，便是這裏有那理。凡天地生出那物，便是那裏有那理。”（語類卷一百一）

不僅天然之物各有其理，即人爲之物亦各有其理。語錄云：

“問：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？曰：是他合下有此理。故曰：天下無性外之物。因行階云：階磚便有磚之理。因坐云：竹椅便有竹椅之理。”（語類卷四）

又云：

“問：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，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？曰：固是有理。如舟只可行之於水，車只可行之於陸。”（全上）
天下之物，無論其是天然的或人爲的，皆有其所以然之理；其理並在其物之先。朱子云：

“若在理上看，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。然亦但有其理而已，未嘗實有是物也。”（答劉叔文，文集卷四十六）

如尚未有舟車之時，舟車之理或舟車之概念已先在。然其時只有概念而無實例，所謂“但有其理而已，未嘗實有是物也。”所謂發明舟車，不過發現舟車之理而依之以作出實際的舟車，即舟車之概念之實例而已。故凡可能有之物，無論其是天然的或人爲的，在形而上之理世界中，本已具有其理。故形而上之理世界實已極完全之世

界也。語類云：

“徐問：天地未判時，下面許多都已有否？曰：只是都有此理。天地生物千萬年，古今只不離許多物。”（語類卷一）

“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，”即一切可有之物也。“天地未判時，”其物雖未有，其理先已“都有，”“天地生物千萬年，古今只不離許多物。”蓋有理者能有，無理者不能有也①。

一事物之理，即其事物之最完全的形式，亦即其事物之最高的標準；此所謂極也。語類云：

“事事物物，皆有個極，是道理極至。蔣元進曰：如君之仁，臣之敬，便是極。先生曰：此是一事一物之極。總天地萬物之理，便是太極。太極本無此名，只是個表德。”（語類卷九十四）太極即天地萬物之理之總和，而亦即天地萬物之最高標準也。朱子云：

“太極只是個極好至善的道理。……周子所謂太極，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的表德。”（語類卷九十四）

由此而言，則太極即如柏拉圖所謂好之概念，亞里斯多德所謂上帝也。

太極乃天地萬物之理之總和，故太極之中，萬理畢具。朱子云：

“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，不是空的物事。若是空時，如釋氏說性相似。又曰：釋氏只見得個皮殼，裏面許多道理，他却不見。他皆以君臣父子爲幻妄。”（語類卷九十四）

又云：

“此有李伯聞者，舊嘗學佛，自以爲有所見，辯論累年，不

肯少屈。近嘗來訪，復理前語。熹因問天命之謂性，此句謂空無一法耶？謂萬理畢具耶？若空，則浮屠勝；果實，則儒者是。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。”（答張敬夫，文集卷三十一）

又云：

“太極，形而上之道也；陰陽形而下之器也。是以自其著者，而觀之，則動靜不同時，陰陽不同位，而太極無不在焉。自其微者而觀之，則冲穆無朕，而動靜陰陽之理，已悉具於其中矣。”

（太極圖說註）

自其著者而觀之，即在具體事物中觀之；自其微者而觀之，即就太極之本體觀之也。太極無形象，而其中萬理畢具；所謂“冲穆無朕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。”此與佛學中之真如本不同。朱子就此點指出新儒家與佛學之不同；當於下第七節詳論之。

太極永久是有，朱子云：

“有此理後，方有此氣。既有此氣，然後此理有安頓處。大而天地，細而螻蟻，其生皆是如此，……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，未有天地之時，便已如此了也。”（答楊志仁，文集卷五十八）

“大而天地，細而螻蟻，”皆先有其理而後具體的個體，方能生出。“理不可以有無論，”蓋理永久是有，所謂“未有天地之時，便已如此了也。”太極為理之全體，亦是如此。太極亦不在空間，朱子云：

“太極無方所，無形體，無地位可頓放。”（語類卷九十四）

太極亦無動靜，文集云：

“問：太極圖曰：……太極動而生陽，動極而靜，靜而生陰。太極理也，理如何動靜，有形則有動靜。太極無形，恐不可以動靜言。南軒云：太極不能無動靜，未達其意。曰：理有動靜，故氣有動靜。若理無動靜，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？”（答鄭子上文集卷五十六）

語類云：

“有這動之理，便能動而生陽；有這靜之理，便能靜而生陰。既動則理又在動之中，既靜則理又在靜之中。曰：動靜是氣也。有此理爲氣之主，氣便能如此否。曰：是也。”（語類卷九十四）

“動靜是氣也。”太極中有動靜之理，故氣得本此理以有動靜之實例。其動者便爲陽，其靜者便爲陰。陰陽亦形而下者。（朱子云：“既曰氣便是有個物事；此謂形而下者。”語類卷九十四）至於形而上之動靜之理，則無動無靜，所謂“不可以動靜言”也。

每一事物，不但具有此事物之所以然之理；其中且具太極之全體。朱子云：

“自其本而之末，則一理之實，而萬物分之以爲體。故萬物之中，各有太極。”（通書理性命章註）

又云：

“人人有一太極，物物有一太極。”（語類卷九十四）

又云：

“萬一各正，小大有定。”言萬個是一個，一個是萬個。蓋統體是一太極。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。”（語類卷九十四）

語類又云：

“問：理性命註云云，如此，則是太極有分裂乎？曰：本只是一太極，而萬物各有稟受，又自各全具一太極耳。如月在天，只一而已。及散在江湖，則隨處而見，不可謂月已分也。”（語類卷九十四）

由此而言，則一切事物中，除其自己之所以然之理外，且具太極，即一切理之全體。太極在一切物中，亦“不是割成片去，只如月印萬川相似。”（語類卷九十四）此與華嚴宗所謂因陀羅網境界之說相似。朱子想亦受其說之影響。不過彼所謂因陀羅網境界，乃謂一具體的事物中，含有一切具體的事物；所謂“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”此則謂一具體的事物，具有一太極，即一切事物之理。一切事物之理，並非一切事物也。

二 氣

形而上之理世界中只有理。至於此形而下之具體的世界之構成，則賴於氣。理即如希臘哲學中所說之形式（Form），氣即如希臘哲學中所說之材質（Matter）也。朱子云：

“天地之間，有理有氣。理也者，形而上之道也，生物之本也；氣也者，形而下之器也，生物之具也。是以人物之生，必稟此理，然後有性；必稟此氣，然後有形。”（答黃道夫書，文集卷五十八）

又云：

“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。及此氣之聚，則理亦在焉。蓋氣則能凝結造作；理却無情意，無計度，無造作。只此氣凝聚處，

理便在其中。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鳥獸，其生也莫不有種，定不會無種子白地生出一個物事。這個都是氣，若理則只是個淨潔空闊的世界，無形迹，他却不會造作。氣則醞釀凝聚生物也。但有此氣，則理便在其中。”（語類卷一）

理世界爲一“無形迹”之“淨潔空闊底世界。”理在其中，“無情意，無計度，無造作。”此其所以爲超時空而永久（Eternal）者。此具體的世界爲氣所造作。氣之造作，必依理。如人以磚瓦木石建築一房。磚瓦木石雖爲必須，然亦必須先有房之形式，而後人方能用此磚瓦木石以建築此房。磚瓦木石，形下之器，建築此房之具也；房之形式，形上之理，建築此房之本也。及此房成，而理即房之形式，亦在其中矣。

依邏輯言，理雖另有一世界；就事實言，則理即在具體的事物之中。語類云：

“理在氣中發現處如何？曰：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，便是理。若氣不結聚時，理亦無所附著。”（卷九十）

又云：

“理搭在陰陽上，如人跨馬相似。”（全上）

氣不結聚，則理無所附著，即理不能實現爲具體的物也。具體的物中之秩序條理，即理在氣中之發現處。

至於理氣爲有之先後，朱子云：

“未有這事，先有這理。如未有君臣，已先有君臣之理。未有父子，已先有父子之理。不成元無此理，只待有君臣父子，却旋將道理入在裡面。”（語類卷九十五）

又云：

“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。在天地言，則天地中有太極；在萬物言，則萬物中各有太極。未有天地之先，畢竟是先有此理。”

（語類卷一）

又云：

“未有天地之先，畢竟也只是理。有此理便有此天地。若無此理，便亦無天地，無人無物，都無該載了。有理便有氣，流行發育萬物。”（全上）

語類又云：

“問：先有理抑先有氣？曰：理未嘗離乎氣。然理形而上者，氣形而下者。自形而上下言，豈無先後？”（卷二）

又云：

“或問必有是理，然後有是氣。如何？曰：此本無先後之可言。然必欲推其所從來，則須說先有是理。”（全上）

蓋依事實言，則有理即有氣，所謂“動靜無端，陰陽無始。”若就邏輯言，則“須說先有是理。”蓋理為超時空而永存者；氣則為在時空而變化者。就此體言，必“須說先有是理。”

理之全體，即是太極。周濂溪太極圖說云，“無極而太極。”朱子云：

“周子所以謂之無極，正以其無方所，無形狀，以為在無物之前，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。以為在陰陽之外，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。以為通貫全體，無乎不載，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。”（答陸子靜書，文集卷三十六）

此本以前道家形容所謂道之恒言，然就上所述觀之，則朱子此言，內容充實多矣。

三 天地人物之生成

太極中有動靜之理，氣因此理而有實際的動靜。氣之動者即流行而為陽氣；氣之靜者，即凝聚而為陰氣。朱子即濂溪太極圖說言之云：

“一動一靜，互為其根。動而靜，靜而動，開闔往來，更無休息。分陰分陽，兩儀立焉。兩儀是天地，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。……渾淪未判，陰陽之氣，混合幽暗。及其既分，中間放得寬闊光朗，而兩儀始立。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，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，又是一個大開闔。更以上亦復如此。直是動靜無端，陰陽無始。小者大之影，只晝夜便可見。……陽變陰合，而生水，火，木，金，土。陰陽氣也，生此五行之質，天地生物，五行獨先。地即是土，土便包含許多金木之類。天地之間，何事而非五行？五行陰陽七者滾合，便是生物的材料。五行順布，四時行焉。金木水火，分屬春夏秋冬，土則寄旺四季。”（語類卷九十四）

此以陰陽為氣，五行為質。又云：

“陰陽是氣，五行是質。有這質所以做得事物出來。”（語類卷一）

又云：

“氣之清者為氣，濁者為質。”（語類卷三）

氣亦即生物的材料。具體的物之生，氣爲材料，理爲形式。材料一名正柏拉圖亞力斯多德所謂Matter之意。所謂質者，即較可見的材料。朱子云：

“天地初開，只是陰陽之氣。這一個氣運行，磨來磨去，磨得急了，便拶出許多渣滓，裡面無處出，便結成個地在中央。氣之清者便爲天，爲日月，爲星辰，只在外常周環運轉；地便在中央不動，可是在下。”（語類卷一）

所謂質者，即此所謂渣滓也。

此拶出之渣滓，先細後粗。朱子云：

“大抵天地生物，先其輕清，以及重濁。天一生水，地二生火。二物在五行中最輕清。金木復重於水火。土又重於金木。”（語類卷五）

又云：

“天地始分，混沌未分時，想只有水火二者。水之渣滓便成地，今登而望，羣山皆爲波浪之狀，便是水泛如此。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，初間極軟，後來方凝得硬。問：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。曰：然。水之極濁，便成地；火之極清，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。”（語類卷一）

此謂五行之中，先有水火。後有土而成地，此具體的世界即構成矣。

此具體的世界亦一“器，”即亦一具體的物。具體的物，有成有壞；故此具體的世界，亦有成有壞。語類云：

“太極之前，須有世界來，正如昨日之夜，今日之晝。陰陽亦一大闔闢也。又問：今推太極之前如此，後來又須如此。曰：

固然。程子云：“動靜無端，陰陽無始，此語見得分明。”（卷九）又云：

“問：動靜無端，陰陽無始。曰：這不可說道有個始。他那有始之前，畢竟是個甚麼。他自是做一番天地了，壞了後又恁地做起來，那個有甚窮盡。”（全上）

所謂太極之前，意當謂係此具體的世界之前。此具體的世界未成之前，已有具體的世界；此具體的世界既壞之後，仍有具體的世界。如是成壞循環繼續無窮②。

具體的世界中，每類生物之法，皆先由“氣化”而後由“形生。”朱子云：

“天地之初，如何討個人種。自是氣蒸結成兩個人。……那兩個人便如今人身上蝨，自然變化出來。”（語類卷九十四）

此即所謂氣化。朱子云：

“氣化是當初一個人無種，後自生出來底；形生却是有此一個人，後乃生生不窮底。”（全上）

人之來源如此，他種生物之來源，當亦如此。

四 人物之性

朱子云：

“人之所以生，理與氣合而已。天理固浩浩不窮，然非是氣，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。故必二氣交感，凝結生聚，然後是理有所附著。凡人之能言語，動作，思慮，營為，皆氣也，而理存焉。”（語類卷四）

理與氣合而成爲具體的個人。此氣中之理，即所謂性也。

不惟人有性，物亦有性。朱子云：

“天下無無性之物。蓋有此物則有此性，無此物則無此性。”（

全上）

一物之性，即一物之理。語類云：

“問：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？曰：是他合下有此理。”（全

上）

又云：

“問：曾見答余方叔書，以爲枯槁有理，不知枯槁瓦礫，如何有理。曰：且如大黃附子，亦是枯槁，然大黃不可爲附子，附子不可爲大黃。”（全上）

上文謂一物有一太極。每一物中皆有太極之全體。然在物中，僅其所以爲其物之理能表現，而太極之全體所以不能表現者，則因物所稟之氣蔽塞之也。語類云：

“問：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，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。…若在物言之，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？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？曰：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，故其理亦只有許多。如犬馬，他這形氣如此，故只會得如此事。又問：物物具一太極，則是理無不全也。曰：謂之全亦可，謂之偏亦可。以理言之，則無不全；以氣言之，則不能無偏。”（卷四）

又云：

“自一氣而言，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；自精粗而言，則人得氣之正且通者，物得氣之偏且塞者。惟人得其正，故是理通而